



(圖一) 宋真宗禪地祇玉冊之原簡形狀

## 一、前言

寧夏省故主席馬鴻逵將軍夫人，國民大會代表劉慕俠女士，遵照馬將軍的遺命，把歷經滄桑（註一）的唐玄宗和宋真宗禪地祇的玉冊，悄悄——惟恐此項國寶爲人所知，中途或有遺失——遠從她在美國的寄居地，在本（六十）年的十月六日，辛辛苦苦地攜回國內，十月十八日獻之總統，交由國立故宮博物院於十月二十日作首次的公開展出，一時聞人學者，相率前往參觀，對於玉冊的歷史和馬氏（圖二）的將國寶獻之國家，無不交口稱譽；報章雜誌，也紛紛報導，可稱一時之盛事。如果僅就這些玉冊的表面看，似乎沒有甚麼；但從封禪的歷史和它的艱辛等方面去深入研究，則馬氏之獻此唐宋禪地祇玉冊，實在



(圖二) 馬鴻逵將軍夫人與劉慕俠女士於南京出席國民大會時合影

有其無比的貴重，何況還有它重大的時代意義，容分述之。

## 論馬氏之獻唐宋禪地祇玉冊

楊 却 俗

## 二、封禪和馬氏所獻玉冊之歷史關係

史記封禪書上，首先對封禪作如是之說明：「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報天之功，故曰封；泰山下小山上除地，報地之功，故曰禪——言禪者，神之也。白虎通云：或曰封者金銀繩，或曰古泥金繩封之印璽也。五經通義云：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禪梁父（註二），荷天命以爲王，使理群生，告太平於天，報神之功。」

封禪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不但必須是有德有功的著名的帝王，而且是禮節複雜，工作艱辛，無論帝王爲表揚他個人的功德，爲他自己祈壽，或爲人民祈福，都有很深的迷信關係在其中，也是一種費時費事勞民傷財的事。但這都是古時候的事了。我們今天能夠看到唐宋當年稱爲盛世大

事的文物重心之一種——禪地祇的玉冊(圖一) (圖三) (圖四) (圖五) (圖六) (圖七) 都是當年極少數的人才能夠看到的，而且唐書上也只載有祀天玉冊之文，無此禪地祇之文(註三)，宋史之所載也由此考證出其錯誤的地方(註四)，尤其是所載之文字都是唐玄宗和宋真宗一股心靈和神性的結晶，不要再說它是當年著名的玉和刻自名手(註五)。僅僅這些，由年已七十三歲，且身衰有病的馬夫人劉慕俠女士，遵照馬將軍的遺命，謹慎而吃力的遠從國外運回國內，獻之國家，公之社會，使我們生在千百年之後的



(圖三) 宋真宗禪地祇玉冊出土後之首次拓印文 (故宮博物院近日之初攝本)

人，對此當時很少有人能夠看到的玉冊，能夠幸運的仔細的觀賞研究，馬將軍和馬夫人之功是不容漠視的。

三、有威德偉業的人才配封禪

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稱霸於天下，自以為功蓋天地，與三代受命之君無異，於是想作封禪之事；管仲却告訴他：「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註六)，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人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註七)，虞義封泰山禪云云」，接着管仲說神農、炎帝都曾經封泰山而禪云云，黃帝則封泰山而禪亭亭(註八)，顓頊、帝嚳、堯、舜都是封泰山而禪云云，禹封泰山而禪會稽，湯封泰山而禪云云，周成王則封泰山而禪社首(註九)，最後，管仲說：「皆受命後得封禪。」齊桓公不服管仲的話，乃盛誇自己的功績。管仲不得已，只好告訴桓公說：「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意思是說桓公的德行還不到感動神靈的程度，於是桓公只好作罷。

史記封禪書記載封禪的事，本來也曾經說過：「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後漢書上說：漢光武帝的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說光武帝已即位了三十年，應該封禪；光武帝却下詔書說：「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桓公欲封，管仲非之……」。從此，群臣不敢再勸說光武帝封禪，如此一直擺到建武三十二年。

可見封禪的事跟盛德偉業有着很大的關係的。

四、封禪的禮節不易制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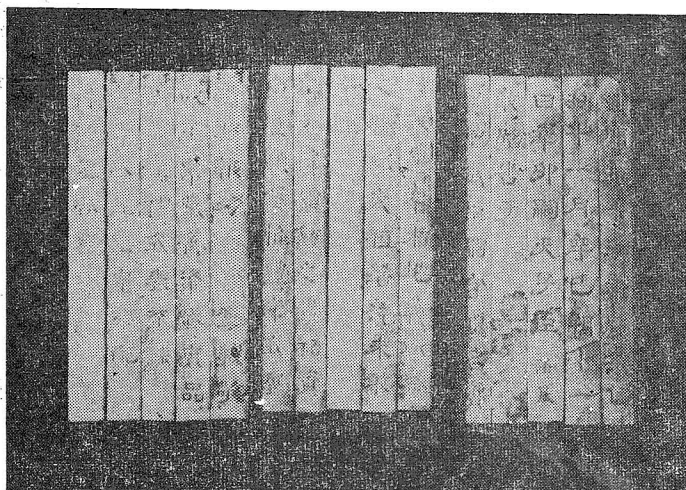
史記封禪書曾經如此的說：「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得而記聞云。」又說：「秦始皇既併天下而帝……即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縣，諸儒或議曰：『古者封禪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菑稭，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乃乖異難施用，由此紕諸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

漢武帝即位之二十八年，元鼎四年以還，因為他得了寶鼎，滅了南越，就有人建議他封禪；但因為封禪之事中斷了一百餘年，大家都不知道封禪的儀禮，群儒乃紛紛建議禮節。武帝感覺各人的建議多不相同，且不倫不類，難以施行，而自然不免煩惱。

後漢光武帝起初不敢行封禪禮，後來因事路過泰山，曾下詔祭泰山及梁父。建武三十二年的正月，某個夜晚，光武帝讀河圖會昌符，符上說：「赤劉之九，會命岱宗(註十)，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姦偽不萌！」感於此文，乃詔梁松等研究元封時代封禪的故事(註十一)作封禪之參考。不過，因為有司所言用石過多

，及其蓋檢用金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爲土，光武帝以用石功難，又想在二月封，故詔松想封石空檢——刻方孔石中，以容玉匱，並加封而已。其後唐太宗宋太宗雖然都是著名的皇帝，不過對於封禪的事却都是議而未行。

以上所記，可見封禪的禮節不易制訂，與其事之不易行。光武封禪的禮節，唐宋多參用過；惟宋真宗之東祀，曾先齋戒過四十多天，雖然誠心可嘉，但因爲迷信天書（註十二），載以先行，而且奉之升壇於正位之東，不是古禮，也爲史家所非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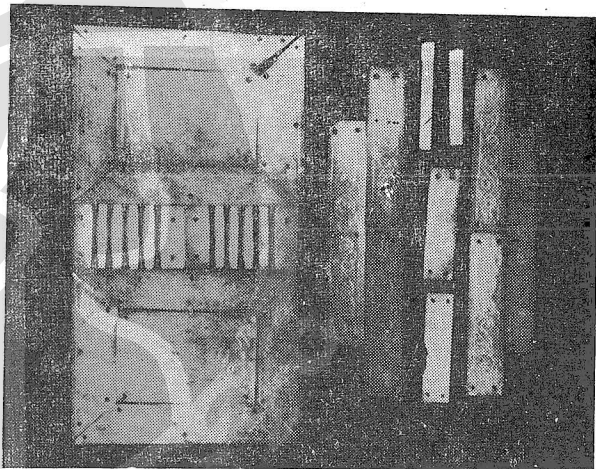


(四圖) 唐玄宗禪地祇玉冊之原簡形狀

### 五、封禪工作之艱辛

漢書郊祀志，管仲告訴齊桓公說：「古之封禪，邨上黍，北里禾，所以爲盛；江淮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

漢武帝起初想上泰山，因泰山的草木那時候還沒有萌芽，他先使人鑿成高二丈一尺的巨石，在石上刻了四十五個字，是：「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將此巨石運置泰山頂上。另有一巨石用五車不能運上，只好留在山下，建屋以



(圖五) 唐玄宗禪地祇玉冊匣外面鑲飾之玉片

蔽之，號稱五車石。事見漢書郊祀志註。其後漢武帝第一次封泰山，其封寬丈二，高九尺，其下則爲玉牒。這一次無論他封泰山，禪肅然（詳見註十一），都是穿上黃衣，伴以音樂，並用了江淮間的一茅三脊，和五色土，以及有遠方的珍獸飛禽和白雉之來而又離去。

漢光武帝的封禪，據馬第伯的封禪記說：先是遣將卒五百人修治上泰山的道路，後來又添了一千人，並先由馬第伯等七十人上山觀築山壇和鑿石。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寬二尺，厚尺半。四枚檢石，長三尺，寬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他們之上泰山，往往因爲道路險峻，有時騎馬，有時牽馬步行，有時不易前進，甚至於累的僵臥山石上，清醒後再向上攀登。虧得他們携有酒肉，和處處有清泉，才能夠勉強相行。有時人行雲中，不能看到丈外的地方，甚至於必須攀着繩索而進，後進的人只能仰見到前進人的脚。起初行十幾步一休息，後來行五、六步一休息，人困唇焦，也顧不得滑濕。到登上了泰山之頂，見到秦始皇帝和漢武帝封山用的器物，除巨石外，多散亂的雜置山上，不復稍有莊嚴神聖的跡象。

經石一書說：唐玄宗之紀泰山銘，摩崖高二丈九尺，字徑五寸，題額字一尺五寸，而且是由唐玄宗親撰親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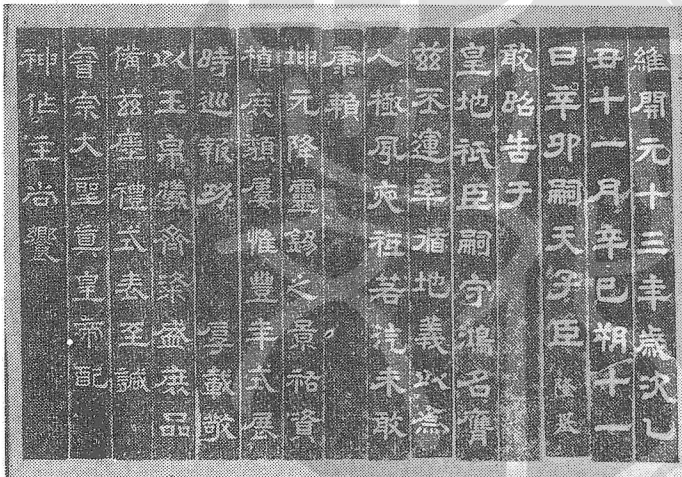
宋史禮志說：真宗之封禪，山上置圓台，徑五丈，高九尺，四陸上飾以青，四面如其方色；一壇，廣一丈，圍以青繩三周；燎壇在其東南，



高丈二尺，方一丈。山下封祀壇，四成十二陛，如圓丘之制，上飾以玄，四面如方色；外為三壇；燎壇如山上之壇制。社首壇，八角三成，每等高三尺，上闊十六步，八陛，上等廣八尺，中等廣一丈，下等廣一丈二尺。三壇，四門，如方丘制。壇之內，以玉為牒，牒各長一尺二寸，廣五寸，厚一寸，刻字而填以金，聯以金繩，緘以玉匱，置石礎中。正坐配坐，用玉册六副，每簡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簡數量文多少（註十三）。匱長一尺三寸，檢長如匱，厚二寸，闊五寸，纏金繩五周。當纏繩處，刻為五道，而封以金泥，印以受命寶封匱。當寶處，刻深二分，用石塊藏之。其璽用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鑿中廣深，令容玉匱。礎旁施檢處，皆刻深七寸，闊一尺，南北各三，東西各二，去隅皆七寸。纏繩處，皆刻三道，廣一寸五分，深三分，為石檢十，以攝礎，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刻三道廣深如纏繩。其當封處，刻深二寸，取足容寶，皆有小石蓋，與封刻相應。其檢立礎旁，當刻處，又為金繩三，以纏礎，皆五周，徑三分，為石泥封礎，用金鑄寶，曰：天下同文，如御前寶，以封礎際。距石十二，分距四隅，皆闊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首，與礎隅相應，皆再累。為五色土（註十四）圓封礎，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九尺。朝覲壇在行宮南，方九丈六尺，高九尺，四陛，一壇，二分在南，一分在北。

今人於一枚罕見之郵票，尚多珍視之，珍藏之；郵票之印製與得以發行，任人收藏，以及其

歷史價值，實遠不能與封禪用之玉册相比論。觀以上所記封禪工作之艱辛，其實際詳情當尚不止於此，而其艱辛之工作實又由於敬事天地之敬畏心理而來，更非印行郵票之出發點所可比擬。古今尺度容有不同，但以封禪工作之艱辛，埋藏玉册之敬慎周密，反以觀我等今日得見寶物之容易，可見馬氏所獻玉册之貢獻於國家社會的，真無從以價值估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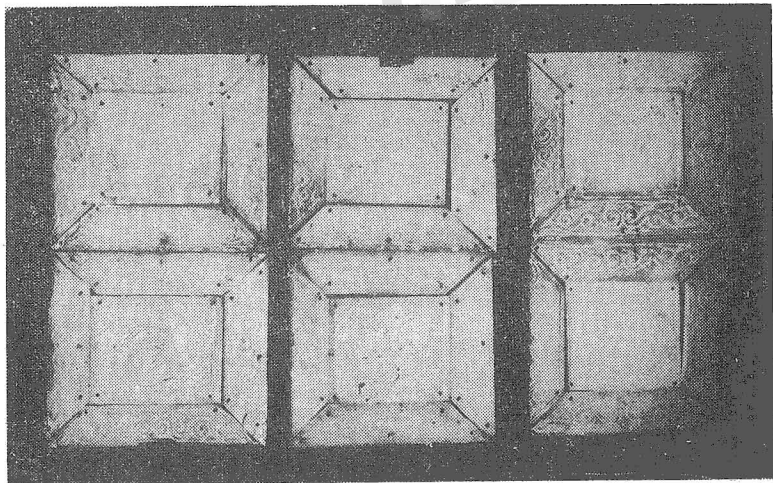


(圖六) 唐玄宗禪地祇玉册出土後之首次拓印文(故宮博物院近日之初搨本)

六、封禪和迷信的關係

迷信鬼神本來是封禪的重要因素。漢書郊祀

(圖七) 唐玄宗禪地祇玉册匣外面鑲飾之玉片



志說：「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既黜，不得與封禪，開始皇遇風雨，即讖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山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叛秦，三年

而二世弑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年而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滅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說曰：「始皇上泰山爲風雨所擊，不得封禪」云。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

漢武帝時有名李少君的人，曾經告訴漢武帝說：「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另有名公孫卿的，說漢武帝：「漢帝亦當上封禪，封禪則能僊登天矣。」

唐高宗之東祀，禪及社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爲配，武后爲亞獻，越國太妃燕氏爲終獻，因爲尊及婦人，爲史家所譏，說他有違古制，上天不祐，乃有武則天奪權之懲罰，而致唐室宗社中斷了十七年，公族也多遭誅戮。到了玄宗之封禪，說是爲民祈福，不秘其文，但仍革去了唐高宗「尊及婦人」之制，而以睿宗配祀地祇。

封禪和迷信的關係本來是不能分的，分則無此一舉，也可見其關係之密切了。

### 七、封禪之勞民傷財

從封禪禮節之不易制訂，和它的工作艱辛去看，本來已是勞民傷財，但更有使人吃驚的地方。

漢武帝之封禪，漢書郊祀志說：「其來年（註十五）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於是漢武帝帶了十多萬的兵，出長城，至朔方，威震匈奴，然後才折回來登上泰山。郊祀志又說：「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泰山，諸侯有朝宿地。」漢武帝五年一「封禪，凡五次封禪（詳見註十一），諸侯都要從之於泰山山下，其他重要的文武百官，更不用說了。

漢光武帝之封禪，續漢志說：王侯百官從之者連延二十餘里，發壇上方石，太常命駒騎三千多人，其儀從之盛可知。

唐玄宗之封禪，資治通鑑說：儀衛環繞山下的一百多里，有司輦載供具之物數百里不絕。牧馬數百匹，從色別爲群，望之如錦。唐書有關之記載：玄宗從山上布兵至於山壇下，夜裡燃火，山下望着，有如連星；禮畢，在朝覲殿裡，文武百僚，孔子後裔，各方朝集使，儒生文士，戎狄夷蠻羌胡朝獻之國，突厥、契丹等國國王，大食、日本、新羅之侍子和所使之內臣等，都向玄宗稱頌。圖畫見聞志說：玄宗東封，回至上黨，潞之父老，遠近迎饋，錫賚有差。及駕過上黨金橋，御路盤轉，玄宗見數十里間，旗纛鮮華，羽衛齊肅，對左右說：「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經千里，挾右上黨至太原，真才子也。」於是玄宗召吳道子、韋無忝、陳閔等三人，令同製金橋圖：御容及玄宗所乘照夜白馬，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木、鷲鳥、器仗、帷幕，吳道子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駝、猴、兔、豬狃之屬，韋無忝主之。所合繪之圖，稱爲三絕。玄宗之所耗損，更是多采多姿。

封禪之勞民傷財，就是在交通便利科學昌明的今日，像他們之所舉措，也還是一筆很大的負擔呢。

### 八、疾風知勁草——馬氏獻寶之時

#### 代意義

馬鴻逵將軍夫人所獻的唐宋獻地祇玉冊，無

論在當年和現在，都是國家的寶物，能夠保存的如是之完整，得使今日和後代之人，有幸見其全貌，能夠憑實物以了解和推斷當代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情況，如見古人，與可作玉質和文字上的研究，以助於文化的了解，其有功於國家社會，毋庸贅述。茲必須說明的，是馬鴻逵將軍生前和他的令尊馬福祥將軍在世之日，都每每在國事艱危的時候，能夠不顧一切危難，挺身而出，爲國家貢獻其一切；甚至如馬鴻逵將軍於病危之際猶遺命將遺體運回祖國，葬入國土，所謂生爲國之干城，歿爲國之忠魂者，馬鴻逵將軍有之。馬夫人劉慕俠女士，在今日世界局勢之詭譎多變的情況下，國步越見艱難，可能有些不肖份子在想或者已經是潛移金鈔，遠適異邦；馬夫人則一反他們的所爲，遵守馬鴻逵將軍的遺命，本着馬家一貫的報効國家於艱危之時的大忠大義的精神，帶着其價值不可估計的寶物，從不少人嚮往已久的美國返到祖國來，而且獻之國家，公之社會，其爲疾風中的勁草，國難中的忠貞，在如此的時代和如此的社會中，尤當表而申論之。

### 九、結論

馬鴻逵將軍夫人劉慕俠女士之携寶歸國，獻之政府，公之國人，不啻爲淺見和爲私人利害衝昏了頭腦，而毫無民族國家觀念的人上的一堂具體而明顯的一課，在當前的國家局勢和社會中，是燃起了一股光明而熾烈的火炬，爲國家民族的歷史增寫了有價值的一頁，其愛國家之氣節，獻寶物之義勇，又不只是這幾件玉冊所完全可以代

表的了。

### 附註

註一：唐玉冊經唐玄宗在開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的十一月十一日，宋玉冊經宋眞宗在大中祥符元年（公元一〇〇八年）的十月二十五日，先後以莊嚴神聖而盛大的儀式，埋在泰山附近津浦路泰安車站北之蒿里山（參考註十一）中。民國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山上之小廟和塔爲砲火所摧毀，嗣後馬鴻逵將軍之部下駐防當地，於民國二十一年在原塔址興建陣亡將士碑及圖書館，派兵清理殘磚之時，發現塔下有中爲黃色周圍爲青白赤黑之五色土，向下掘之，先得宋玉冊，後得唐玉冊，由馬鴻逵將軍收存；初不識爲何物，嗣經專家鑑定其爲國寶。抗日時期，爲恐落入日本人之手，曾將此項國寶一同埋入天津租界一花園中。抗日勝利後，看守此項國寶之李舜武逝世，後得李子之指點始重行掘出。

民國三十七年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於南京，馬氏夫婦出席大會，正擬將此項國寶奉獻政府，用申賀忱，乃因其太夫人病故而急急離京。嗣後軍事倥傯，尚不及獻之國家而大陸復告淪陷，倉卒中因馬鴻逵將軍之赴美養病而將此項國寶存之於洛杉磯某銀行保險箱中。不幸馬鴻逵將軍於五十九年一月十四日逝世，遺命將其遺體歸葬祖國之外，並囑將此項國寶——

兩項玉冊獻之政府。馬夫人劉慕俠女士爲慶祝建國六十週年及總統八秩晉五華誕，乃專程抱病携同此兩項玉冊返國，獻之總統，歸之國家。

註二：梁父又稱梁甫，乃泰山下的小山。

註三：唐玄宗禪地祇的玉冊共有十五簡，每簡均呈長方形，似尺，玉呈粉白色，不透明，其文是：「惟開元十三年歲次乙丑，十一月辛巳朔，十一日辛卯，嗣天子臣隆基，敢昭告于皇地祇：臣嗣守鴻名，膺茲丕運，率循地義，以爲人極，夙夜祇若，迄未敢康。賴坤元降靈，錫之景祐，資植庶類，屢惟豐年，式展時巡，報功厚載，敬以玉帛犧齊，黍盛庶品，備茲瘞禮，式表至誠。睿宗大聖眞皇帝配神作主。尙饗。」參見圖六。

註四：宋志祀天禪地兩玉冊之文，並載，今以出土之禪地玉冊校之，其「犧齊」之「齊」字，宋志作「牲」字。查出土之唐玄宗禪地玉冊亦作「犧齊」，可證宋史之誤。參見圖三與圖六。

註五：唐玄宗禪地祇玉冊之玉，其質如六朝隋唐梵像之白玉，不似闕之白玉。按唐玄宗會命人於太白山採白石刻爲聖容，此或太白山之類。宋眞宗禪地祇玉冊之玉極瑩亮，似比玉置玉塊之質更堅，字以鉞成，而筆意不失，其刻玉之法，又異於唐工。復按唐玄宗禪地祇玉冊所刻之隸體楷書，刀法如唐碑精工所爲，可稱鑄玉冊之能事；

且久埋土中，未經人間摩拓，千二百餘年之遺物，有如新刻之品，絲毫未損，得見唐工原蹟，亦可珍者也。

註六：韓詩外傳說：孔子升泰山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的七十幾個人，不得數的在萬人以上。

註七：云云乃地名，在梁父之東。

註八：亭亭乃地名，有的說在鉅平，有的說在博城。

註九：社首乃地名，有的說在博縣，有的說在鉅城。

註十：岱宗，即泰山。

註十一：按漢武帝元封元年四月第一次封泰山而禪肅然——肅然乃山名，在梁父；元封六年三月增封泰山；太初元年十月幸泰山，十二月禪高里——高里乃山名，在泰山下；太初三年四月修封泰山，禪石闕——石闕在泰山下，方士多言乃仙人之闕；天漢三年三月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太始四年春三月幸泰山修封，禪石闕；征和四年三月幸泰山修封，乃禪石闕。凡七幸泰山，五次行封禪之事。天書。

註十二：史載宋眞宗大中祥符元年，王欽若假造二百二十八個，字中多有金泥之存在。參見圖一與圖三。

註十四：五色，參見註一。

註十五：指漢武帝元封元年。